

雪漠 著



無死的 金剛心



1

雪漠
著



無死的
全國心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死的金刚心 / 雪漠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202-0046-2

I. ①无… II. ①雪…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4867号

出版人 刘国辉

责任编辑 李默耘

责任印制 魏 婷

装帧设计 **U-BOOK**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 编 100037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电 话 010-88390603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494千字

印 张 17.375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 神秘的伏藏	1	第一章 命运的抉择	6
第二章 朝圣途中	30	第三章 遥远的奶格玛	40
第四章 雪崩与狼灾	48	第五章 尼泊尔的女神	59
第六章 女神的心事	67	第七章 琼波浪觉的梦魇	78
第八章 朝圣之旅	96	第九章 远去的落花	116
第十章 归去来兮	128	第十一章 菩提路上	141
第十二章 爱的理由	156	第十三章 鹿野苑的光明	163
第十四章 灵魂的历练	185	第十五章 品味王舍城	207
第十六章 司卡史德的考题	227	第十七章 大手印的光明	246
第十八章 空行甘露教授	265	第十九章 求索的灵魂	296

目 录

第二十章 迦毗罗卫的血光	339	第二十一章 空乐的光明	363
第二十二章 遥远的梵歌	378	第二十三章 魔桶	390
第二十四章 亲爱的琼	405	第二十五章 纠纷的起处	412
第二十六章 吠舍离的妓女	423	第二十七章 莎尔娃蒂的相思	446
第二十八章 奶格玛的坛城	450	第二十九章 莎尔娃蒂的疼痛	460
第三十章 奶格玛的甘露	471	第三十一章 尾声也是开始	481
要建立自己的规则（代后记）		雪漠	493
附录 我与父亲雪漠		陈亦新	511
生命的求索（《无死的金刚心》番外篇）		雪漠	531

引言 神秘的伏藏

1. 《琼波秘传》

《琼波秘传》一直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存在着，被人们称为“伏藏”。

伏藏包括书藏、圣物藏和法藏。书藏指经书，圣物藏指法器、高僧大德的遗物等。笔者发掘的金刚亥母舍利，便是典型的圣物藏。那些伏藏，以不同的形式，保存在地、水、火、风、空五种物质形态里。

伏藏中最为神奇的，便是识藏了。识藏也是法藏的一种。当某种经咒、教法或别文化在因缘不顺无法广传时，就由佛菩萨或神灵授藏于某人的意识深处，以免失传。待到机缘成熟时，在某种神秘力量的激发下，再从识藏持有者心中流淌出来。

《琼波秘传》就属于识藏，它将琼波浪觉那段灵魂求索，藏于某个神秘所在。在多年前的某个时刻，我跟它相遇了。

那瞬间，我忽然想到了琼波浪觉。我很想知道他的证悟之路。对于那些寻求自由的人来说，更有意义的，其实不是结果，而是战胜自己、抵达自由彼岸的过程。我很想知道，作为凡夫的琼波浪觉，究竟经过了怎样的生命历练，才成长为一代圣者？

于是，我依托一种超自然的证境，穿越时空分别，抵达我想抵达的所在。那时，经过多年的光明大手印修炼，我已参破障碍，分别心开始消融于

光明之境。在那种无边的澄明中，我开始祈请观察。很快，我看到了一个明点，它很像暗夜中游曳的萤火虫。开始，它游来荡去，若有若无。后来，它终于静了，像暗夜里的星星那样定在了一点。我便在明空之中观察它。不久，明点化成了一支烛光，初时，烛光摇曳如豆，渐渐朗然开来，竟光明四射了。于是，我看到了一个蜡台，再看到举蜡台的手。沿着那手臂，我看到了举蜡台者的全身。一个目光深邃的老人正看着我，他很是清瘦。他告诉我，他就是琼波浪觉。我觉得奇怪。因为唐卡中的琼波浪觉是个胖喇嘛。但他告诉我，真正的琼波浪觉是个清瘦老人。我看到的形象，是他一百四十八岁时的模样。

就这样，在那种光明境中，我们达成了交流。我询问他的过去，聆听他的故事，叩问关于他的一切。多年之后，当我向十世班禅的一位弟子提及此事时，他神秘地笑了。他说，别将它当成梦境。

有一天，那个老人在我眼前摊开了一本书，那便是《琼波秘传》。那书页，似乎已经泛黄了。他翻开了第一页。我认真地读它。我每夜可以读几十页。一天天过去了，我读完了那本书。一位证悟者告诉我，那本书，是用空行文字书写的。这一点，它很像密勒日巴道歌。据说，我们熟知的那些密勒日巴道歌，就是由一位成就者从空行文字中转译的。

后来，我熟悉了书中讲的所有内容。再后来，我洞悉了书中文字背后的所有密义。

再后来，二元对立的霜花儿，真正地消融于智慧光明之中，我跟老人间的所有障碍便没了。从此，我不用借助那些文字，就能跟那位智慧老人进行交流。

按瑜伽行的说法，我跟那老人相应了。

这“相应”，是个很有意思的词，它有点像人们在QQ空间里传递数据。他点“发送”，我点“接收”，信息的传递就从此开始。

我跟那老人之间传递的，除了本书的内容，还有一种叫“证量光明”的东西。

于是，在某一天里，我智慧的瓶子满了，本书就以一种喷涌的方式诞生了。

这便是本书的由来。

北京大学的陈晓明教授将这类写作称为“宿命通”。

他说：“雪漠的写作显然不同……如梦呓一般的叙述，完全打乱现实逻辑，随意穿越现实时空的区隔。所谓‘宿命通’，就是洞悉了全部命运的结局，就是一切均在命运的算计中。能看透命运的，也只有幽灵了。叙述人本身就是附着在命运计算程序中的魂灵，就是能算计命运的鬼怪的附体。他如此热爱这种命运，他就附在这种命运中，就是宿命通。”又说：“雪漠以他对宗教的虔诚，以他靠近生命极限处的体验，这才有神灵附体般的迷醉，才有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迷狂……这样的写作也仿佛是一种咒语，一种终结样的咒语。只有咒语般的写作才能给出自己内在的生命经验——向死的经验……宿命通的意义在于：只有尽头的写作可以体现当代写作的本质。”（陈晓明《文本如何自由：从文化到宗教——从雪漠的〈西夏咒〉谈起》）

看了上面的文字，我叹道：陈教授好眼力！

在这个批评家被异化的时代，陈晓明教授真的很难得。饱受着时下诸多话语熏染的陈先生，还没被时代阉割了他的灵性智慧。

是的。我确实经历着一种超自然的写作，享受着“那种须臾不曾离我的清净法乐”，契入了“那种明空如天、清蓝如海、无波纹、无云翳、如梦如幻、心无挂碍之境界”“我写作时也心无只字，明空如天，空灵至极，却能从自性中流出诸种文字”。（《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

但我并不执著它。因为，按一种被称为“胜义谛”的标准，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幻化，就是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其实都是幻化，它是一种类似于记忆的东西。

人类的许多活动，除了记忆之外，我们找不到任何不变的实质。

而那记忆的消失，跟风尘中逃走的黄狗一样，我们是很难追上它的。

不过，那诸多的历史记忆，却因为本书的出现，才定格成了相对的

永恒。

这，便是雪漠活着的意义。

2. 光明的传递

经过多年的数据传递，老人才将他所有的智慧证量光明传给了我。这种情节，老是在武侠小说中出现。许多大侠，在危急时刻，总能将其浑厚的内力传给弟子。这当然是小说笔法。但在瑜伽中，却真的有这种传递之说。这一点，很像两台联机的电脑之间传递某种程序。

这便是相应的力量。

没有相应，便没有瑜伽。瑜伽的真正含义便是相应。跟上师相应，是所有密法的关键。

这里，我举一个你能接受的例子：你可以将那个智慧老头比喻成装有很多智慧程序的电脑，我像另一台联机的电脑，我对他的信心和因缘是数据线。只要这三者俱足了，就能保证我们之间智慧“程序”的传递。虽然外行们永远也不会编那些高端程序，但他们却能在经过训练之后使用它。同样，笔者虽然智慧浅陋，但因为有了那种相应后的传递，我便从此有了那些“程序”提供的智慧机能。

在大手印瑜伽体系中，它被称之为“光明大手印”。正是因为得到了那些由历代上师编写的智慧“程序”，我的人生才实现了一次次升华。笔者的那些书籍，也正是因为传递了一种果位证量光明，才命名为“光明大手印”系列。

到了后来，我已经很难分清我跟那位老人的区别。我也很难分清我跟他修炼的本尊五大金刚的区别。在瑜伽中，常用一个词来形容它：无二无别。

在青海塔尔寺，我曾请具德上师印证我融入明空证境写作时的状态。他说，这时，你和本尊五大金刚是无二无别的。

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和你》中，写了这种相应：

“它”之世界龟缩于时空网络。

“你”之世界超越于时空网络。

当关系走完它的旅程，个别之“你”必将转成“它”。

这，便是对“无二无别”的另一类阐释。

此外，你还可以看我的《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光明大手印·实修顿入》，书中对“无二无别”解释甚详。

因此，对本书，你可以有四种理解：

一、它是在我和“他”还没有达成“无二无别”时，由采访完成的一种记录；

二、它其实是我自己的一段神秘的灵魂历程；

三、你还可以将它当成小说家言，是另类的心灵小说；

四、你也可以将它当成一种象征。

第一章 命运的抉择

上师，我最关心的，是你的第一次背叛——请允许我用这个词，你的许多本教朋友也这样认为——之后的那段经历。在你的生命中，那是第一次最重要的选择。我之所以能在今天还知道你，正是因为你有了这一选择。听说，这事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恶鬼毒龙也对你进行了惩罚，请你讲讲这个过程好吗？

1. 划过天际的血刀

是的，那是我一生经历的第一次磨难和艰险。

本波是藏地本有的原始宗教，比佛教的历史更加悠久，势力也很大，有着自成一体的传承和文化。关于它，我会在后面陆续介绍。

我不喜欢“叛教”的说法，事实上，我的行为，仅仅是一种因缘的示现。至今，我仍然认为本波也是一个优秀的教派，跟佛教一样的博大精深。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说法。你说，所有宗教，都是真理织锦的不同侧面。这是对的。佛陀也说过：“一切善法，皆是佛法。”它们有境界上的高下，也有观念上的差异，而不该有价值上的大小。不同的药，适合不同的病，我们不能说哪种药对，哪种药错，只有对症者，才是良药。

我正式离开本波的那年，才二十八岁。嘿，那是我一生里最好的年龄：

远离了毛孩子的幼稚，有了成年人的成熟，有着叫驴的激情，有着公牛的体魄，有着法师的智慧，有着叫众人羡慕的一切。那时节，我是太阳，到了任何地方，都有无数双敬仰的眼睛。呵呵，当然，也有许多女孩子们热辣辣的眼神。

你是不是喜欢我的这种语气？我不喜欢你将我当成啥大成就师。我只希望你当我为朋友……是的，朋友。

你虽然是我的心传弟子，但本质上我们还是一体的。跟你谈话，我更像是一种自言自语。

那么，我们就随意些吧。

你问本波的护法神如何惩罚我？这是个好问题。

我告诉你，我最先遇到的那一堆一堆漂亮女孩的眼睛，就是护法制造的第一个大违缘。那时节，我正是你《大漠祭》中所说的“火钻钻”的年龄。我的梦中同样是粉红色的。你可千万别将我当成天生的圣人，不是，我不是天生圣人。我也有贪婪，有仇恨，有烦恼，更有对爱情的向往。

那时，我的梦中，也老是出现那位最漂亮的女子。她叫拉姆，藏语的意思是“天女”，她年方十八，美丽至极。她唱的藏歌如同百灵鸟在叫，她含笑的脸像雪莲开放。她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就是护法神派来的第一位惩罚我的使者。

正是因为有了她，我的生命里才有了许多煎熬。

你不知道，在好几个心旌摇动的时刻，我甚至想还俗呢。

但每到我想还俗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更美的女子。

她，就是奶格玛。

由于奶格玛的出现，那拉姆便不再有诱惑了。你也许在佛经中看过一个故事，一位僧人贪恋自己貌美的妻子。一天，佛陀带他去天上，一见那些天女，僧人马上发现妻子成了丑妇。那时节，我也是这样。

每次，奶格玛一出现，那漂亮女孩的诱惑便淡了许多。

要寻找奶格玛，成为我离开本波的一个重要理由。

2. 响彻天地的哭声

是的。我离开本波，确实伤了很多本波人的心。

在他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个莫大的损失，更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这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一个教派，愿意自己的法主去皈依别的教派。后来，有人将我的这一行为当成了“弃暗就明”。当然，他可以这样认为。但要知道，我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寻找奶格玛。

那时节，我心中的那份急切，一点儿也不弱于初恋者牵挂他的情人。……告诉你一个秘密：许多时候，所谓的宗教情感，其实是世间情感的一种升华。不是吗？

那时节，倒真的出现了许多可怕的征兆。

那天，我听到了诸多的本波护法神都在嚎哭。开始，我还以为真的是哪个人哭呢。后来，我发现，那哭声渐渐大了，以至于响彻天地，很像鬼哭狼嚎，其声可怖，却又庄严无比。因为，在听到那所谓的哭嚎声的同时，我还听到了一种惊天动地的海螺声。在传统的某种说法里，那海螺声象征着名扬天下。

此后，我竟然真的名扬天下了。在佛教文化史上，我被当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当然，现在，除了史书和我的传承弟子外，许多人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无论多么大的名声，本质上也是过眼烟云。你不用遗憾。是的，上次你去南木县考察的时候，问及我，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官方网站的历史文化名人里，也没有关于我的介绍。不要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关注点。你说得对，即使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你，但随着这一茬人的消失，你仍是下一茬人类的陌生。

没办法。任何事物，都会经历四个过程：诞生，发展，毁坏，消失。无论大名，无论高位，无论巨富，无不如此。

不过，在我住世的那时，整个雪域要是谁不知道我，就会被人笑为孤陋寡闻的。

那天早晨，我在听到满天哭声的同时，也听到了海螺声。那是悠长的响

彻天地的声音，它利利地划破了长空，从天的这头一直刺到了天的那头，那声响，震得四面的树叶刷拉拉响。其情形很像后来的防空警报。你即使想处于蒙昧之中，那声音也能刺穿耳膜，令你警觉。你第一次讲光明大手印时，不是也听到过那种声音吗？那时，你和在场的人都听到了那种横贯天际的声音。那股声音汇成的大流以不可遏制之势席卷了天空。它滚滚滔滔，漫无际涯，啸卷于一碧万顷的苍穹之中。

在我眼中，那声音，是警世的智慧海螺。我于是相信，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像人们说的那样污浊不堪，但清凉的正见总会像穿空的海螺声那样响彻历史的天空。

那个早晨，我虽然听到了海螺声，但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名扬天下，也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代宗师。你说得对，前面的路是黑的。真的是这样。人生的一切，其实是未知数，它时时在变。当你的心变了，选择变了，你的人生轨迹也就变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我的前方会有什么样的艰险。我甚至随时准备着死去呢。佛说过，性命在呼吸之间。这口气出去，进不来时，我便死了。我当然不知道，后来，我竟活了一百五十岁。

那个早晨，当那种声音响起时，我以为是寺院僧人在吹海螺呢。只有扎西还听到了护法神的嚎哭。那些护法神都是世间护法，就是说他们还没有证悟空性。他们并不知道，无论佛教还是本波，都仅仅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而已。他们更不知道，在许多教义上，本波已吸收了佛教的许多东西。因为多年之前，有人将改头换面的佛经理入地下，它们后来成为本波的伏藏。所以，他们信奉的东西，好些其实已是佛教的东西。

将来某一天，你会看到本波的教法中，有不少其实是换了名词的佛法。那时，你会参加四川省组织的一次佛教论坛，你会组织一个香巴噶举文化论坛，你会看到一个本波论坛。那些学者，其实已将本波教法，当成了佛教文化。本波也有大圆满，也有成就者的虹化，也有诸多能利众的礼仪。

但在我二十八岁那年，我并不知道这些。当然，那些护法神也不明白这

些。他们只在乎名相。所以，一听到我要离开本波，他们就发出了海螺般的哭声。然后，他们开始随顺因缘，接受了某些仪轨的指令，开始向我发难。

在那些分别心极重的本波护法神的导演和参与下，我的周围发生了许多不吉祥的事。比如，某个早晨，我发现供水竟变成了污血。它们发出腥臭至极的气味。那是沤了千年的涝池里才有的气味，你要是有兴趣，前往西部农村最偏僻的地方，运气好的话，你或许会见到一个麻坑。那是专门沤大麻的涝池，汪着一池黑水，腥臭无比。那供水发出的，正是那种味道。不过，虽然我觉出了异样，但我不怕。那时节，为了寻找奶格玛，我随时准备放弃生命呢。

我的眼里，弃暗投明是最大的吉祥。当然，后来我才发现，那明和暗，其实也是世人的分别心。

第二件怪事是寺门前的经幡忽然被狂风吹折。幡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文字，内容大多以祈福禳灾为主。结果，那些文字连挂它们的木杆也没能保护得了。

同时，我老是在不经意间看到那些以忿怒相出现的护法神灵。他们头大如山岳，眼似太阳，张口一吸，天就会液体般流进嘴里。

无数个夜里，那些护法神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他们露出獠牙，发出轰轰哈哈的声音。那声音，本是法师降魔时吼叫的。他们真的将我当成了魔。这是很有趣的事。你发现没？这世上，老有人把跟自己外相不一样的真理称为魔。在你的小说《西夏咒》中，那阿甲，有人认为是智者，有人却认为是魔。哪个对？都对。许多被世人称为魔的人，其实可能是最大的智者。

在梦中，我真的害怕那些护法神们会诛杀了我。他们向我喷着黑气。你知道，黑是诛法独有的颜色。于是，在梦中，我的胸口压着巨石，四周翻着泥浆，泥浆中有无数的毒虫。它们是蜘蛛、蝎子、蜈蚣和癞蛤蟆。它们同样向我喷出黑色的毒气。那毒气里有更多的小毒虫，毒虫再喷毒气，毒气中更生毒虫，如是无穷无尽，翻腾不已。

我还看到了一个头大如斗的女魔，长着獠牙，长达数丈。她时不时就用

獠牙刺穿我的身子。怪的是，在梦中，我是真的感到了疼痛的。每当那獠牙穿身时，我都会疼彻心肺。待她抽出那牙时，我的身子又复原了。

这样的梦每天都会做。

不过，在梦中，有时我也会记起奶格玛。我一祈请，她便出现了。

她的身子像彩虹那样，溢着无数的光。那光变成了液体，流溢开来，就会淹了那些毒虫。

许多次的梦中，我都会叫：“奶格玛，我的母亲。”但奶格玛只是对我笑笑。她啥都没说。我多想跟她说说话，但她啥都没说。一次，她向天空中划了一下，我马上看到了一个神奇的图案，一男一女合在一起，你也看过那图案。它被人们称为金刚。

那时，我还不知道那是金刚。我不喜欢金刚。

我只喜欢奶格玛。

我心中的奶格玛是个美丽的女神。

3. 黑龙诛法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选择已招致了本波教内一些保守者的仇恨，其中几位已经开始行使一种很厉害的黑咒术。他们画了三角形的坛城，供了许多毒物，因为那些护法神是喜欢吃毒物的。在他们行使的所有咒术中，最厉害的是黑龙诛法。那黑龙，是一处深潭中的毒龙，它毫无善念，谁供它好吃的，它就帮谁的忙。它很像人类中可以用钱收买的可怕杀手。是的，就是你在《西夏咒》中写过的那种。

在他们施咒的第三天，我就看到有一条巨大的黑龙跟着我。那形象，很像黑色的龙卷风。那时节，我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些中毒的迹象。我老是发痒。我不知道是真的中毒还是我的心病。要是我真的中了毒，我就会得一种叫麻风的病。那时，我们将这种病叫龙病。

说实话，我是有过恐惧的。

我很怕自己得上麻风。我见过那些烂了鼻头或是瞎了眼睛的麻风病患者，也见到过四肢都没了的怪物。那时候，人们会将那些病人带到深山老林，将他们隔离了，由他们自生自灭。在一些偏僻的村庄，也有人会烧死他们，以防那毒蔓延开来。要是我染了那病，别说弘法，连命都难保的。

没想到，以前本波待我极好的那些人，仅仅是因为我要离开本波，就对我有如此的仇恨。

我发现那黑龙时时跟着我，朝我身上喷着黑气。它很像你见过的那种“天旋风”，袅袅而上，直刺青天，头顶有两盏灯一般的眼睛。

幸好，我知道一些防护之法，我观想金刚杵像箭一样四散飞出我的心轮，在我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护帐，形似蛋壳，将我包裹在里面。那杵上有无穷的烈火，每当我观起火帐时，那黑龙就会离我远一些。

它很害怕我。要是它不顾一切地近前，那智慧之火也会烧了它。这是法界的秘密，万法唯心造。事实上，我那观想的火，在毒龙眼中，是跟真火一样可怕的。

我观想的防护轮非常坚固，而且稳定。因为这个缘故，毒龙才没有直接夺走我的生命。

我知道，那些信徒想在我离开本波前就将我诛灭，这样，本波就会避免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个未来的法主选择离开本波，总会对本波造成负面影响。那诸多不吉的征兆，就是那些未悟空性的护法神们弄的。

后来才知道，在我的一生里，给我制造违缘的，不仅仅是本波的护法神，更多的违缘来自别处。在多年后的某个黄昏里，一位叫司卡史德的空行母告诉我，那些违缘的根源，是分别心。所有修炼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分别心。分别心导致了斗争，招致了烦恼，引出了妄念。因此，在一些经典中，空性又称为“无分别智”。

在千年前的那个供水变成污血的早晨，天边出现了一抹血红的霞，从天南抹向天北，很像有人拿刀将天一劈两半了。出门时，我看到有许多人在